

小说卷 下卷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2):小说卷/王邦秀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9.9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

ISBN 7-227-02013-4

I. 宁… II. 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宁夏
-当代②小说-宁夏-当代-选集 IV. I218.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7475 号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小说卷

王邦秀 主编

责任编辑	陈琢如
封面设计	郭震乾
版式设计	东 玉
责任校对	沈 斌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25
字 数	730 千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550 册
书 号	ISBN7-227-02013-4/I·568
定 价	46.00 元(上、下)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宁夏解放五十周年

《宁夏文学作品精选》编委会

顾 问	任启兴	冯炯华		
主 任	王正伟			
副主任	张贤亮	王邦秀	李树江	
委 员	王正伟	张贤亮	王邦秀	李树江
	杨继国	高 伟	肖 川	马宇桢
	布鲁南	余光慧	冯剑华	马知遥
	荆 竹			

主 编	王邦秀			
副主编	杨继国	高 伟		
编委会办公室主任	马宇桢			
编委会办公室成员	彭生选	马晓军	王漫西	

(回族)石舒清

暗 杀

牛儿妈疯的那年我只有八岁。

牛儿妈原本是个极讲究的女人，盘成花朵的黑纽子从肩上至腋下系得颇具章法，脸上施着极薄的粉，看不出来，切近时，才能闻见一丝淡淡的香味，倒似自远处而来。她总像含着一些幸福的事情，脸红润着，平静着，有一些笑意，在两个嘴角处显了，给人一种很温暖很清洁的感觉。

“大户人家的女子啊，咋能跟旁人一样。”母亲说，“她的上几辈人都是方圆的攒劲人，到她大上，政策一变，才不中了。”

“再不中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你看那样子，那是咋做也做不出来的。”母亲又补充说。

但就是这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后来却疯了，而且一疯竟是十几年，再没有好过。

我小的时节有些比较卑劣的性格，村子里放电影，完了，一伙子碎人都很高涨，操练是难以避免的，似乎都喜欢学好人，当了好人又得寻一个坏人来操练。我那时基本上是一个被操练者，我有个七舅舅，常操练我。“立正！”他说。我就赶紧立正。还没立正

好,他的稍息又到了,紧接着又是卧倒。我虽然忙得一塌糊涂,各项动作还不曾落下。心里却恨得要死。七舅舅操练了,他人也要操练的。说起来这也与我的岁数有关,七舅舅总是长于我的。现在想,颇多不解。既吃人操练,何不呆在家里,你不出来,他谁操练得着你。但幼时却没有这层想法,记得总是在一伙子娃娃中间,痛苦、哀怜着样子,接受操练。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说到这儿,也有一个娃,受我的操练。

就是牛儿。

牛儿与我一般大,可是他瘦,胳膊伸出来,就似田老师的那根黑教鞭。我那时总觉得他像树林中的一株小草。他立身在群体中,似乎总是在倾听四面八方的谈话。大家又似乎很忽略,有时候似乎连操练也不用他。

但他仍是被操练次数最多的。

常常看见他一脸黄尘,汗流下来将黄尘破开,便产生数条明显的印迹,他站起来,脸惨白着,脖子的两侧,很大幅度地做着起伏。像他这样,出现在这种群体场合纯粹是受罪,他如若呆在家里,绝不会有谁跑到他家里去操练他,但他却常常跑出来,我记得凡操练的机会,他总是在场的。

我被人操练到敢怒不敢言时,就走到他跟前。他那时正用一个鸡爪子一般的手在擦汗,有些慌乱与不解地看着我。

“向右看齐。”我说。

他依旧在擦汗,一伙子人里,他似乎只对我是轻视的,这我已有所察觉,因此操练他的欲望更其强烈——我不操练你还操练谁呢?你如果能操练我,我便不操练你,可是,毕竟,你不能操练我啊。

“向左看齐。”我向他身边跨前一步,更加大了声音说。

他果然向左看齐了。

“手放下来，帽子戴端。”我怒发冲冠地说。

这些他都做得很好。我心里渐渐便有了一种很怪的东西，我在对他的欺凌里有了一种建立了什么的感觉。

“卧倒，匍匐前进。”我说。

一次，他匍匐前进时，他的母亲来了。她的脸在那一刻有些失色了，嘴角的笑意也隐匿不见。她跑一般走过来，抓住牛儿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牛儿哇的一声，钻入母亲怀里哭了。

其他的娃娃当时都逃远了，我却吓傻了一般立在原地。“抽、抽舍木，他把你的儿子当马骑呢。”七舅舅就在远处站着，煽风点火。

“抽抽抽，抽舍木；抽抽抽，抽舍木。”突然，在七舅舅的号召下，远处那一小撮们跳跃着，拍着手，按着一定的节奏，吆喝起来了。

我似一股浊流一般泊在那里。必有一块大石要落在我里面，必要掀起很大的浪花。我想。

但我想错了。那女人牵了牛儿，悄然无声地走回去了。她甚至连看我一眼也没。

“要是我妈，把你尿的皮子剥了不说，还要熟了。”队长的儿子拿手拍拍我的左脸，又拍拍我的右脸，说。我的后脑勺又被谁摸了一下，顺便揪走了我一根（或者几根）头发。还有人拧我的耳朵，把我的鼻尖儿压平。

我的眼里闪烁着泪花，我的目光超越他们，死死地望着远处。那一刻我想，欺凌人是可憎的行为。但我只想到人对我的欺凌，却不曾想到我对别人的欺凌。

我想牛儿再不会出来接受操练了。怪异的是牛儿依旧出来。我压抑了几次，终于按捺不住，又在他身上重演了我的故技。

有一次看了《渡江侦察记》，兴奋使我们难以入眠，月儿从破云片里绽出，使大地亮同白昼。正好操练。

那时节我从家里偷得一柄演练用的木柄铁头的手榴弹，一直在腰里悄悄掖着，人训练我时不曾亮出。后来，要训练牛儿了，我对牛儿说：“你是敌人，你败了，你往远处跑，我日鬼着追你。”

牛儿就往远处跑。

我将手榴弹弄出来，做势拉一下弦，说“往哪搭跑”手榴弹就出去了。即刻听见了一声惨叫，牛儿像影子一般倒了。

我那一刻觉得月亮夺目，离我极近，似乎以不可估量的速度落下来，在我眼前一闪烁，无声地炸裂了一般。

不敢久留，我转身就跑了。

那一夜，我似一只被猫监视的老鼠一样，胆战心惊蜷缩了一夜，我一直害怕门被敲响，但没有，一直到亮，我才糊里糊涂睡去。

我醒来时，见屋里已经大亮，窗纸上落着暖暖的阳光。这时我突然看见牛儿妈坐在门槛上，脸的一侧落了阳光，可以看见她的细微的半透明的汗毛。我母亲也在，坐在她的对面，纳鞋底。

我似乎觉得自己身陷囹圄中了，我有些害怕。牛儿妈窥见我醒来，向我笑了一笑。她的脸极怪，着光的一面很亮，另一面就很暗。她对我的那一笑，似她刚从昏迷中过来。她笑得很惨淡，但是很亲切，甚而有些巴结，我的心像接受了温暖的冰一样，往开里化了一下。

我忙调整一个姿势，又闭上了眼睛。这时候我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嫂子，满庄子就数咱俩的娃娃弱，你看来着吗？”牛儿妈说。那女人声音很轻，略有些哑，像渗入石缝的很清凉的泉水。

“就是啊，我这个娃，小小儿缺下奶的。”母亲顿了一下，突然又用力地说，“缺点奶还好，不缺奶，还不定匪成个啥呢，亏道是个你，

再要是个谁，我咋交代得下去。”

“娃娃嘛，”牛儿妈说，“再说也不要紧，就肿了个脚后跟。我说你一天还要不要，娃说不要了，我那个娃，太弱了。”牛儿妈的声音哽咽了。

母亲说：“你放心，舍木起来我叫他去找你，给你赔罪。要不是你劝，我非把他扇醒过来不可。”

“娃娃嘛，咋说是娃娃嘛。”牛儿妈一直这样说。又说：“娃醒来，想来的话叫来，不是叫给谁赔罪。我炒下白豆着呢，叫娃来装上点吃去，其实他们两个最不该打仗，都弱得很嘛，一个当哥，一个当弟，一个把一个疼着、护着，才对。你说呢嫂子？说起来我牛儿还是个当哥的。”牛儿妈有点凄惨地笑笑说。

母亲说：“听你这一说，我羞得脸都没处儿搁了，你放心，他新妈，舍木要是再惹你的牛儿，我拿擀杖熟他的皮。”

两个母亲谈得极融洽。

那时候，我躺在炕上，努力地闭着眼睛，窗上温暖的光映照着我的脸，耳边是那和风一般的母亲们的谈话。我觉得又舒心又惭愧。更多的却还是惭愧。我想我不能再操练牛儿了。

后来，牛儿妈要走了。

“嫂子，我走后，你千万不要打舍木，我一个，你也就一个。你要是打娃，我还不如不来。”临走，牛儿妈说。

母亲说：“唉，这个娃把我羞死。”然后我听见她们出去了。

我立即爬起来，纸窗的中间嵌有一块玻璃，我通过玻璃看到了两位母亲。她们立在那棵杏树下，看得见嘴动，听不见声音。牛儿妈面我而立，她要比我的母亲高一些、文气一些。脸上依旧静静的，嘴角也依旧悬了那浅浅的笑，只是有些清瘦，似孝妇头上插着的白花。一只鸡做一种觅食的样子，一直到她的脚下，她便向后挪挪。她的整个身体都散发出一种难言的静的美好。她好像一片宁

静的，叶片尽皆转黄的树林。

我隔窗瞅着，觉得欺负她的儿子实在是一种罪过。我暗暗下决心，再不欺凌她的儿子牛儿了。

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么宁静祥和的一个女人，竟会沦落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子。

想起那天晌午的事情，我便有些毛骨悚然。

是国庆节，放假了，我便回家来。临近桥时，我看见河滩里走动一个人。村子里静静的，一缕青烟从一户人家的屋顶升起，无声地升高一些，便不见了。河滩里更静。日头空洞地发着白光，整个河滩连带村子似乎都要绝灭了一般。

那人俯首在河滩里慢慢走着。不时弯腰，捡一块石头在手里。她的影子清晰地印着，她锲而不舍一般的状态早已使人司空见惯，因而也不具多少同情心了。我快地走，不敢看她，以免看她时反被她看见。但万万没有料到，当我过了桥头，踏上土路，走过那个涝坝时，她突然从涝坝的后面转出来，正好将我截住了。

啊，这个巫婆。

她多么像个巫婆。

她的白帽子已脏得不见其白，脑后的头发溢出帽子一些，花白了，极乱，像枯草的细茎一般。脸上已有了积垢，使她的脸发出一种油油的光泽。脸上的器官倒似从旁边移植来的。她在我前面被支撑一般站着，衣服的宽松显示出她不堪入目的消瘦，她正像一个拙劣的工匠制作的人的标本。

然而她的两个手里各攥有一块石头。触目惊心。她的一双手，颇似一对生锈的铁爪。

逃是不可能的。逃只能诱发她对我的伤害。

我吓得抖着，紧盯着她的石头，只要她的一个指头一动，我就

这样说着,更近地向我走来,我忙向旁边一闪,她便走过去了,她走过我曾立身的地方时,我不由打了个寒噤。她一片败叶一样走过去了。两手的石头使她的手垂下来,她似乎有些不堪那石头的重量,那两块石头似乎急欲落到地上,因而使她的腰有些弯,使她的一双胳膊,似乎延长了一些。

“妈的牛牛儿呀,唉……”突然地她就放声大哭了,她的影子斜铺在地上,同着她的行走移动,似乎守卫着她。“妈的牛……”瞅着那个木片儿似的走动的人,听着这凄厉的令人发凉的呼号,你会陷入一种梦幻里去,你会觉得天空要无限地升高了,大地要无限地降落了,或者一切都静止了,连日头也永恒地不再动。

那女人大哭着走下河滩里去了。她哭声增加了一种空旷与寂寞。

人们会一切照旧,没有人会因此诧异。

“妈的牛……”

这般的哭声,听了已十几年了。

一会儿,便瞅见女人已下到河滩里,无休止地将石头向一个地方扔去。那地方有一口井,似很隐蔽,稍远些便不见。

女人把石头投入那井里。

女人是在填井。

其实出事的当天牛儿妈并没有疯,她的样子我是记得的。那时节她似乎并没有失去她作为大户人家女儿的风度,她略略有些紧张,嘴角的笑便被惊得隐了,但整体似乎还是静的。牛儿大手扒着井沿,号哭不已,泪水亮亮地掉到漆黑无比的井里去。牛儿妈却只是煞白着脸,蹑着脚瞅一瞅井口,又瞅一瞅邻近的人的面孔。那一刻的她,就像一朵静夜里停止了生长的花。

大家都有些不解,这女人何以平静至于如此。

我后来想,或许当时她还处于一种梦幻的境地,或者还不能相信这个事实。也有一种可能是,她的确意识到了灾难的巨大,她努力地忍着忍着,终于就忍出了疯狂。要是她起初便像她丈夫那样宣泄一番,不疯的可能也不是没有。

那时节时近黄昏,日头像被狠狠宰了一刀,鲜血淋漓的样子。河畔上的谷地里,谷头子被映得赤红,垂着头,置身在看不见的风里,无数颗血染的谷头又晃动着,似千万匹陷身于困厄的烈马,不安而又激奋地摆动着耿直而又有力的头颅。

我在人围里蹲了一会儿,便突出来,呆在一边,看夕阳照耀着井口的那一围人,他们似在燃烧的火里。

我静静地坐着,心思飘零而空茫。

哦,那只翩跹着舞姿、美丽在空间的蝴蝶呢?

后来,我记得,我的母亲突然出现了,悄悄地临近我,悄悄地牵了我,就走。边走,边不住地抹眼泪。我不知母亲哭什么,也不曾问。后来,母亲竟将八岁的我揽起来抱在怀里,边走,边用嘴挨我的脸。不住地挨。母亲的脸很凉。母亲的泪水涂了我一脸。

牛儿妈是第二天有了异常行为的。

她开始到处找她的牛儿。到处找。找到我家里来,恳切地拉住我母亲的手说:“嫂子,我牛儿到你这搭来了,我瞅着他到你这搭来了,我瞅得显显儿的。嫂子,你不要瞞我,你把我牛儿放出来,让我瞅上一眼,你再藏下也成,嫂子……”

我贴住那块小玻璃往外瞅。

我瞅见牛儿的母亲拉着我母亲的手,牛儿的母亲讨好万分地瞅着我的母亲,不休地说着,晃动着我母亲的手,可是我的母亲闭上眼睛,只让长泪流下来。

过两日听人说,牛儿的母亲,怕是会疯。

再过一日,又听见人说,牛儿的妈,疯了。把满河滩的石子儿

往井里扔。

“那女人也是瓜了嘛，多深的一个井，石子儿几时能填得满。”有人就这样感叹了。又骂起那井来，说那是狗的个屁，世上哪搭来那么个井，一滴子水没，光是吞人。

“名义是个井，其实是个坟坑。”

这话不知谁说的，总之，后来，人们基本这么认为了。

井如今还在，在我们村的那条河滩里，你要来看，在河滩里小心地走，寻找，不久你会看到一个圆圆的黑影，不大，似一个汽车的轮胎，但更似轮胎的影子，极薄，似浮动着的。

其实那便是井了。

小心地走近它，见上面的光能通到井下约二三米，井壁密布碎石，其下则不见了，只是漆黑难测的一个洞，扔一块大石头下去，很久了，听见奇异而空洞的一声，很久了又是一声，你几乎忘了，突然间又发出隐约的一声响，真不知有多么深。

我们有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时，就胆战心惊地走近井边，扔石头下去，然后坐在地上，闭住眼睛，听石头在那漆黑里落下时，竟觉得自己是那井了，在静坐里，会听见肚子里发出一种声音，颇似石头的落井。因此觉得自己高大无比，头顶处有一个亮点，石头就是从那里贯穿下来的。

也是一种不怎么愉快的玩耍方式。

后来却不敢了，因这井里跳入了几个人，使井有了一种很阴森的意味。村里，男人们之间淘气，一个便会捋起袖子对另一个道：“×嘴再犟，我把你冷儿一把拾起，撇到那个井里去。”两口子淘气了，女人便会抹着泪吓男人道：“你不要把人太挖苦了，人嘛，你逼得没办法了，到井里的路儿也不是认不得。”

因了井口儿小，又没有井台墩儿，井口与河滩处在一个平面，

离开十余步，便不见井了，所以大家在河滩里行走时，都提悬着心，蹑着脚走。夜时河滩更是无人敢走。

有人提议做一个井墩儿，以作为井的标记。

又有人驳斥说：“一点子水也没有，弄个井墩儿干啥，谁又不是天天在河滩里走，谁在河滩里走也不见得走一个往下落一个。”

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这井确实已吞了几个躯体了。

井是打井队的人打的。

有关打井的景象，如我一般大小的娃娃定然会隐隐记得一些的。那时节河滩里插有几杆红旗，记得还敲过鼓，扭过秧歌什么的，敲鼓、扭秧歌的时候井还没有开始打，但满村子已被打井的事弄得很兴奋了。

所谓打井队，似乎是由各大队各小队学什么的积极分子成立起来的。

队长那时十分的激昂，开了几次与井有关的会，说了打井的必要性与及时性，说了这是谁谁谁对我们什么什么的无比的关怀与照顾，说了一些心连心一类的话。那时队里连年歉收，队长说这恰恰是没井的缘故啊，又说谁谁谁的眼睛亮，一下就看出了咱们的困难在哪搭。咱们是明眼瞎子啊。队长那时候的确很感慨，他的感慨我是记得的，他立在一个石碾子上，讲话，讲很感慨的话：“哪怕我们饿死，也要让打井队的同志吃饱吃好。”

那时节没吃的。

那时节队里积了一些米面，招募了几个女人去给打井队的做饭，我母亲也在其中。一次母亲鬼祟着样子把我领到一处，拿出一个拳头大的白面蒸馍，说：“哪搭都不要去，蹲着吃了再出来。”我如获至宝，我幸福得有些颤抖了。母亲一副似走不走犹豫的样子，突

然又转过身,说:“吃,我瞅着你吃了,吃。”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当着人的面享受这个馍馍,我想静静地独自一人地领略它。母亲大概看来了,说:“不要拿到外头去夸。”就走了。我在那间黑窑里呆了好长一段幸福的时光。

那时候就极羡慕那些打井的人,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吃白面蒸馍,还可以吃饱。我那时总觉着打井队的人是一种很特别的人,他们神秘、高大、英雄,完美无缺,幸福无比。

我还可借他们的光偶尔吃点东西。

我希望这井永远打下去。

打井队的人也极辛苦,没日没夜地干着,脸上总是有劳累的疲惫不干的汗印。但都昂扬着,突然就唱起来,声音齐整,浑厚而有力,唱的是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

那时唱得最频繁的,是《下定决心……》这首歌。

我们这伙娃娃在一边观望着,觉得这一个个都是神灵,发自内心的佩服与向往使我们学会了不少他们的歌子。

我们一段时间不再操练,而是唱歌了。也是一亏处有一补,常遭人操练的牛儿在我们一伙里歌唱得最好,他初始有些胆怯与害羞,渐渐就唱起来了,他一唱时我们就只好不唱,听他唱,他唱着,消瘦的脸上就显出一些红来,眼睛也极是鲜活了。这使我们发现牛儿是个很好看的娃娃。

后来打井队的人发现牛儿唱得好,常常把牛儿叫到一边让他唱,我们都以为牛儿不唱,但牛儿竟唱了,唱得那些不同凡响的人不住地为牛儿鼓掌,给牛儿一些小东西,很多的手都摸过牛儿的头顶。

这又使我们极不适。觉得他牛儿不过是个牛儿,专职的被操练者,只会哼哼几句屁歌,何以便得到如此的厚待。

汽车消失成一个红点儿时，依稀还听得打井队的歌声。

“可是把水没弄出来啊，水没弄出来，折腾个啥？”终于有人疑问了。

一些人到井边上，往下看，投一个石头下去，说：“没有嘛，打的一个啥井。”

队长说：“井不过是个形式，关键是我们见识了一下这些先进同志的吃苦耐劳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个比井重要到哪去了。你们光是个井啊井啊，其实咱们缺的不是井，而是这种打井的精神，祖祖辈辈没有井，不还是过来了。”

大家听队长说时，才似乎开悟了一些。

但有些固执的人依然坚持着说水，实际情况是那时候有过一阵打井热，队队都在打井，很多队里都因此打出了真井，水清清地涌上来，滋润着一方土地。我们村子打井时，打井热又渐趋冷却，这一点人们已看出来了，“要是早打上十天，说不定就能打出水来，人家们把井打到尾巴上了，咱们才打，能打出来才怪。”大家议论着。

打井队走了，遗下那半途而废的井，在河滩里静静地存在着，似一个难以弥合的伤口。

“日他个娘。”有的人气得不能自制，一石头袭击向那井口，井口像一个死亡的眼睛，连眨一眼也不。

那时节人们只是怨恨井里无水，还不曾料到，这井无水倒罢了，它还会吃人。打井队的人走后没几日，队里的改造对象李寿山就一头栽下去，只余一顶白帽儿在井边儿上。那时节大家都在河滩里劳动，李寿山老汉请了假，说要尿，却是径直走过去，将白帽儿弃在井边，很快就不见了。

他的寻死之道使人大吃了一惊。

自他而观，死似乎是极便当的事，似乎只是转个弯儿，隐身在